

# 用心呵护家园 用行动书写文明

心路烛光

刘凌军

## 端午,仰望屈子(三章)

之境兮,披鹤袍欲仙。河水清澈涟漪兮,可濯我足。

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诤语,在“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大境中,酝酿、开创、耕耘,瑰丽、旖旎、神奇的意境。

一粒粒惊天之句,一阕阙淘尽浊世、腐朽、嫉妒、馋言、排挤、打击、流放……你沿着大江抱紧蓄满辛酸、屈辱、以及悲愤的,爱国的诗心、慧质,彳亍而行,践证着大生命的歧途、归宿。

揣大梦境的济世诗篇,滔滔入江。瞬间,激起千万年逝者如斯夫的旷思博论,句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惊雷、闪电、大风、骤雨,耗尽你所有的悲伤和悲悯,以万劫不复的拟状、狂烈、明亮、朗照万古诗国!

**屈子,**  
**站在楚辞的大风中**

大风扬起千万斯年之巨大身躯。旷野摇曳《九歌》、《天问》、《九章》的篇什。巨大的思绪、思维,抖开原始的风、雅、颂、词。

荆楚大地,飘着五谷的醇香,江风沿畔一路狂走。周楫,渔夫,号

## 榴 周 文 学

### 枣庄石榴赋

侯铭

**屈子,诗赋之国**

太阳的光,以散点的方式,聚集、汇总,而后沿江面飞奔。兰草飘着清幽的香。大地展开辽远与壮阔。

佩剑,纶巾,博带,打捞起生命的起起伏伏,浑浑噩噩。

屈子,已瘦成菊的纤纤筋骨,驾长风而行。泊如烟尘的汨罗江,天风浩浩,何处是我归乡愁?

兰桂生兮,国之殇;白槁盟兮,北渚远;眇眇愁兮,秋风哀。

楚辞里泛起滔天浪花,九歌高唱“魂魄毅兮为鬼雄!”大风扬起一颗巨大的爱国诗心,屹昆仑之巅,叩问天上人间。

辽阔的荆楚大地,百草重生,鹤翔鱼游。茫茫兮,长天在上;荡荡兮,谁知我心。涛涌。鱼沉。

诗赋之地兮,生我之故乡;爱我之国土兮,上下求索不息!

白水渺渺,你涉江而行。路漫漫其修远兮,江流天地外;险阻何其多兮,宿命难为。故土,故土,归我魂魄兮,苍天可鉴!

天风激扬,朵朵浪花把江面铺开,飞鸟衔来灵芝和断魂草。无我

生活热情

李海流

## 又是端午粽飘香



盖闻地钟灵则瑰丽生,瑰丽生则祥瑞起。而佳珍称石榴,纳日月之精,得山川之秀;红颜福若人生,玉籽美如馨嗣者,岂非此之述哉?而物华以载誉,地美以驰名者,枣庄也!

溯源青史,曾是匡衡御苑移来;问远地源,乃为张骞西方引至。是以如列宿之镶嵌碧宇,千秋耀彩鲁南;攀轳震之纷散广原,万载驰骋史志。凝集则峰地生辉,广布则众区延祉。其荣也,列之花市;其茂也,称之冠世!

若夫蛟龙绕体,擎柯枝以舞雪;雅志迷暗,拔苍干以迎风。欣融融春至,翠染群山以翻浪;喜灿灿夏归,赤飞叠峰以贯虹。绿萼朱华,浅绿深红。燎火蒸霞,映日燃空。谁谓女媧之彩石遗落?恰如仙子之散锦升腾。庭中擢润,蝶蜂蜂逐之乐苑;水畔扬丹,近邻远客之游踪。九州仰慕,四海闻名!

尔其金风醉而果盈,秋月白而香远。旭日凌若木以象升,隋珠耀翠烟以光灿。寻果榴园之胜境,问因青檀之禅院。方觉满坡玛瑙棋罗,更惊一岭珍珠星散。是以榴红玉以皎晶,吮美滋以生饕。安仁诗中风雨又泽;太冲赋里佩环再现。金房有煜煜之瑞征,玉籽彰绵绵之祥瑞。生齐鲁兮圣区物秀,长中华兮宝地丽展!

嗟夫!榴之贵,岂惟花之秀、果之珍哉?若其一色染而留颜丽,百病除而载誉岐黄。酿酒则清神益气,冲茶则心润肝康。利众之功,何其大也!

噫嘻!古者,嘉木通丝路以西来,千秋文脉尤多;今者,珍品随运河而遍布,四海惠泽更重!物之益者美,征之显者圣。枣庄有幸,堪称毓秀之区;赤县兆祥,诚现富强之梦!

端午临近,街头又传来叫卖粽子的声音。记忆深处,端午节总是与粽子连在一起,随着年龄的生长,对端午节里的很多事情越来越淡忘了,但端午节里家家门口挂艾草、包粽子,还有给孩子们带香包和五彩绳的民俗事项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端午是入夏后的一个节日,随着气温的上升,端午过后,人们就会面临灾难和疾病,艾草有一股刺鼻的气味,据说有避邪和防蚊虫的功效,家家户户为了驱毒辟邪,门口都会挂艾草。每每经过大门的时候,我都会深深地大吸一口气,觉得神清气爽。端午节里除了家家挂艾草之外,乡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每年一入五月,父母就开始为包粽子做准备了,父亲先到街上买回糯米、大枣、赤豆等包粽子的原料。我们家住在微山湖附近,母亲都要到湖边的苇丛里采一些叶片比较宽的苇叶作为包粽子的粽叶。苇叶采回来要先用开水煮,煮透后的叶子由以前的青绿色变成了棕黄色,颜色虽然变了,那种特有的清香味却保留着。

包粽子,是一个既复杂又

快乐的过程。天刚蒙蒙亮,母亲便泡好糯米、赤豆、红枣。吃过午饭,全家人围在泡米的瓦盆周围一起动手包粽子。母亲给我们示范:先在手上铺苇叶,两片苇叶叶尖朝里,中间重合一段呈一字形竖放在手上;一般有叶柄的部位是朝外的,这样将来吃时比较方便剥开;接下来要捞起白色的糯米、赤豆和红枣均匀地放在中间部位,小心地将四周的叶子折起,两片苇叶从两端折上来,一个菱形的、扁长的粽子便出现于手中;最后,还要用细线将粽身五花大绑,彻底定型。学着母亲的样子,我们也开始包粽子,可是手总是不听使唤,包着包着叶子就散了,米就漏了出来。好不容易包好一个,样子却像个丑八怪,熟能生巧,包的多了,渐渐地水平也就提高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边聊天边包粽子,不知不觉,盆里,篮子里,水桶里都放满了粽子。

那时候家里用的是一个大大的铁锅,包好的粽子头天晚上就摆在大锅里,放上十几个自家母鸡下的鸡蛋,再添上满满一锅水。端午节早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了,呱呱呱呱

地拉起了风箱。无数跳跃的火舌热情地舔着锅底,不久锅里的水就咕嘟咕嘟地开了,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锅边窜出来。一大锅粽子,要连续烧两个小时的火才能煮透,渐渐地,粽子的香气飘满了屋子里,这时我们也该起床了。我和妹妹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吃粽子和鸡蛋,母亲小心翼翼地捞起粽子,我们急切地剥去苇叶,一个个粽子晶莹剔透,又软又粘的糯糯,或白或红,撒上白糖,吃一口唇齿留香。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再要吃蘸盐的鸡蛋“压顶”,据说吃了粽锅里的煮鸡蛋一个夏天不生疮。

这一天,不但能吃到又香又甜的粽子,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欢呼雀跃的,还会得到许多造型不同的香包和五彩绳。香包有的是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的用布碎布缝成的,内装艾叶、香料,佩在胸前,香气扑鼻。香包有奶奶做的、外婆送的,也有邻居给的。外形有小猴子、小马、小羊,还有辣椒、茄子、豆角,有三角形的、菱形的、圆的,更多的那种代表爱心的心形香包。这些香包色彩鲜艳,造型逼真,非常惹人喜爱,据说戴上它,

能“以毒攻毒”,消灾祛病。然而,那些用五彩丝线编织成的“手链”和“脚链”我是最乐意戴的。童年的我并不明白戴这种“花花绳”有驱灾辟邪,祈求平安的寓意,单是它的色彩斑斓和做工精巧,就足以满足我在同学面前炫耀几天了,等到下雨的时候,把“花花绳”剪短扔到河里,传说“变”成蛇保护主人。

粽香又飘荡在窗外,端午节的传统美食和厚重的民俗文化韵味,随着岁月的流逝还在无声地传承着,那是一种民族精神,那是一段悠久历史,使端午节的民俗文化在岁月的长河里绵延不绝弥足珍贵!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虽然今天的节日欢呼雀跃的,还会得到许多造型不同的香包和五彩绳。粽香艾香,香甜的粽子……

又是五月端午时,又是粽叶飘香时,在市场经济物质丰富的今天,端午的节日气氛似乎越来越淡了,而我面对这四处飘香的粽子,再也找不到童年时的那份激动了。年年过端午,岁岁味不同,失去的永远是童真,找到的只是片段印记。

心灵点击

胡乐涛

## 房前那棵白杨

初夏时节,我家房前那棵白杨青枝绿叶,愈益丰满起来。

记不清了,自做邻居以来,多少个夜晚,她如真挚的故交,更像一位多情的恋人,时常让我寂寞的心灵充满了柔情蜜意。夜阑人静之时,我与她对“对视无语”,或深情“长谈”……

又到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草木流翠的早晨,摇曳的树叶,犹如琴弦跳动,“弹奏”出流丽的音乐,每天轻柔地将我从梦中唤醒……

夜晚,我躺在床上,隔着窗

子,欣赏着其姿容,想到她是那么理解辛苦一天的我,如善解人意的妙妇站在我跟前,特别是当她如她摇曳着自己的手臂,晃动着婀娜的身姿,像在为尊贵的客人纵情跳舞时,我就非常感动,让我倍觉温暖。夜深了,人睡了,万物陷入寂静,而她也陪我安然入梦……

一直以来,她如乡下村姑一般,浓而不妖,靚而脱俗。一年四季,带来不同的景致,让我足不出户,尽享自然之美,感受季节变化——春天,枝叶萌动,生机勃勃;

夏日,枝繁叶茂,蓊郁郁郁;秋天,黄叶铺地,美不胜收;冬季,白雪裹身,独具风韵。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悄无声息地生长着,默默地陪伴着我……

酷热的盛夏,它遮挡住似火的骄阳,为我带来浓浓绿荫;深夜,狂雨骤降,时而急促,时而轻柔……暗夜中,交加的风雨敲打着窗户,犹如中西洋乐器组合奏出的美妙的名曲……我独自欣赏着这寂静世界里的一切……

夜半,月亮悄然悬挂,从稠密的枝叶间投射过来的稀疏的月光,

洒在我的窗前,避免我一个人孤寂……

每天天刚蒙蒙亮,鸟雀便在它的怀抱里叽叽喳喳地欢快地歌唱,哼着柔细的晨曲,为我提神打气,因有她的陪伴,让我天天都精神抖擞,浑身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

可以说,比邻居居这么多年,彼此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寒来暑往,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我都要打开窗户,与这位一向不善言语的朋友打个招呼、问声好,傍晚下班回到家,也要首先和她照个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觉得心安。

你我凡人

丁兆如

## 父亲和麻雀

父亲种谷子。麻雀啄谷子。麻雀啄谷子。麻雀啄谷子。父亲看着是给人争抢口粮,暗里其实是啄父亲的心头肉。

父亲跟麻雀势不两立。父亲头顶烈日,一圈一圈围谷子地转,一阵一阵朝麻雀们啐吐。谷子们欢天喜地,而麻雀们恨意浓浓。父亲背起手来又像将军,哪怕一个手下败将的眼珠子漏点前去找上一竿子。

麻雀与父亲,也势不两立。父亲老了,种不动地了。父亲只好撺下高高挽起的裤管,收好犁

耙,锁好门窗,随儿女进城。父亲进城,谷子们挥泪洒别,而麻雀们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到水泥墙里呆着去吧,再不要回来!

水泥墙到底困不住父亲了,他去了郊外,捋了人家菜地闲着的一角。说,不拾掇,一年少收多少菜呀。

那天下班到家,我吃惊地发现,阳台里多了只麻雀。小家伙毛没长全,喙才是两片黄豆瓣。父亲说,一大早糗菜,菜垄上捡的。又说,可怜哟。父亲虽刚性强,那性情也有一颗悲悯的心。我猜着,那

个笼子对不对?想一网打尽我们,没门!

父亲没泄气,干脆大开着一扇窗,摆好桌子搁上一层谷子。父亲的爱心和义举,显然完全超越了他最初的动机。

麻雀们似乎永远算不过父亲,父亲终于诱来了两只健壮的麻雀。父亲关好窗,拿鸡毛掸子,一天几次的赶。父亲是让它们一起去扑腾,像我小时候才拿锄,他前面撵,我后面跟上。

没半月,小麻雀果真强壮了,飞得果真有那回事。父亲说,好

吃的好喝的好老师,咋能学不来!我以为是“久在樊笼里”的生活就此马上结束。然三天过去,父亲仍未表示个意思。却说,会飞了,经风赶浪怕不行。又说,这几天雨大,等天晴吧。

父亲与麻雀和解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消解了父亲与麻雀之间的仇恨,硬冷的城市?心头的愧疚?孤寂吗?但不管怎样,化仇恨为友谊总是一道温暖的风景。

不知道有多少阳台里,也在上演这样的风景。

